

## 新民晚报

### 手机失而复得后的絮语

殷骏

国庆假期陪笔者的忘年交——两位老人一同去观看《长津湖》，观后又在影院附近就餐，餐后母亲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异常焦急，估计掉落在了影院，于是我们匆忙返回影院，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并寻求帮助。

一位影院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听完我们的情况描述和诉求后，他首先礼貌地把我们请到旁边，然后向我们表明：现在电影正在放映过程中，且该场次是座席全满状态，同时我们也无法确定手机一定是落在影院内了，即刻进去寻找不但会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影，而且放映期间没有灯光也不方便寻找。他建议我们先尝试通过定位来确定手机遗失地点，如果确定确实是在放映厅内，他再进去和那位观众协商；如果无法定位那部手机，他会在影片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帮我们去沟通和寻找。

在之后我们与手机服务商的沟通过程中，上述影院工作人员始终陪伴在我们左右，不断给予我们建议和帮助，并始终用平缓的语调和我们交流并宽慰老人，最大限度地舒缓了他们的焦虑。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须臾不离，也顾不上休息喝水，反倒安排老人休息。

由于我们最终没能在电影散场前找到手机定位（不是影院工作人员建议不正确，而是手机服务商的申请手续较繁琐、效率较慢），在该场次影片放映即将结束时，他主动提前进入放映大厅。令人欣慰的是，此时坐着的一对夫妻观众正好在商量怎样尽快物归原主呢。当我们表示想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赠送礼品时，他说：“心意领了，但收礼就是对我们影院抹黑了。”我们提出希望他留下名字，我们要给影院写封感谢信，他说：“不必了，这是我应该做的。”虽然他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完全是他个人的高尚品格所致，但他却表示：“换了我们影院的其他员工也会这么做的。”“已经很晚了，叔叔阿姨年纪大了，快点送他们回去休息吧。”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影院灯光比较昏暗，我们无法看清他别在制服胸前工牌上的名字或工号。

整个事件处置过程中，那位工作人员始终能够做到完美兼顾影院、现在场次观众和财物失主三者间的利益。由于他的出色应对，影院的声誉得到了维护，观众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失主的诉求得以满足，拾金不昧者的心愿亦得以实现。

如果说影院的放映设施完美展现了影院行业的硬实力，那么这位影院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则完美体现了影院的软实力。如果说《长津湖》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志愿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那么这位影院工作人员的行为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下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和软实力。在上海将现代服务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当下，“影院人”用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给我们作出了完美的诠释。

天气骤寒，但每忆起此事，心头便充满暖意。

曾经，“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家无三两银”被视为贵州的“个性”。然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贵州却已不是原来那个贵州。贵州被联合国世文会列为“全球十大旅游首选地”，被《孤独星球》评为“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被《纽约时报》评为“一生必去的旅行地”。

朋友震勇兄在贵州成功立业，成就了一番事业。2020年夏，应他邀请，我们踏上了贵州之旅。

贵州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令人叹为观止。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被称为探索宇宙奥秘的“中国眼睛”，让人震撼和自豪；气势磅礴“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生生不息；生于云端的自然遗产，佛界圣地梵净山金顶隐藏着屹立千年不倒的寺庙，云雾腾挪间时隐时现，宛如仙境；古老而神秘的西江千户苗寨，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自然景色令人流连忘返。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却是位于铜仁万山的千年丹都朱砂古镇。

贵州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到了万山，震勇兄与伙伴在此成立了一家开发公司，公司的周剑凭董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到万山之前，震勇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开发万山朱砂古镇的宏伟蓝图，让我们对游万山朱砂古镇既充满了期待又心存疑虑，毕竟万山古镇山高路远坑深（当年开挖采矿留下的矿坑）林密车稀人少啊。众所周知的“吃住行游娱购”旅游六要素似乎与万山不搭，况且旅游贵在“风景这边独好”。

与周董在位于山顶的放下云居酒店的阳台相对而坐，我不禁将疑虑径直说出，怎么会想到在此开发、愿景是什么？投资多少？预期多少年可收回投资并有盈利？周董的回答却出乎意料：今天暂且不谈这个话题，明天你们看了项目的情况后再说，随后话锋一转便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万山：万山采矿有两千多年历史，是我国开采时间最早、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矿区。万山还是共和国最早的县级工业特区，1966年2月由国务院批准设立。万山的汞（硫化汞也称朱砂）储量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被誉为“丹砂王国”。1950年以来，累计生产汞矿三万余吨，其中大部分出口，曾被周恩来总理深情地称为“爱国汞”。2018年起开始开发建设中国第一个矿山休闲怀旧小镇，现在建成4A级旅游景区……

翌日上午，我们一行驱车赶到朱砂古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大的门楼，门楼顶端“那个时代”的四个红色大字赫然可见，两边的楼柱上分别写着“身在万山胸怀世界”“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标语，恍惚间，犹如穿越时空回到了曾经的那段时光。沧桑感十足的石板路逶迤曲折地延伸至老街的深处，渐次看到国营粮油店、国营理发店、国营饮食店、国营照相馆、国营第一招待所……此外，豆腐坊、榨油坊、爆米花摊等却透出那个年代矿工的筒朴简单又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老街上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还原了当年的场景，而

那个年代的中国邮政营业所、中国人民银行、国营农资门市部亦恰到好处地展现在眼前。

从古镇老街出来，我们走入了古镇的另一处，便见到了当年湘黔汞矿公司的办公楼。公司的牌子依旧高高悬挂，而让人眩目的是所有的廊柱上写满了时代感十足的标语口号。办公楼的另一侧是大礼堂，大礼堂三个繁体红色大字和建筑立面风格一如当年。不远的绿荫掩映处，有一座建筑十分抢眼，原来是当年的苏联专家楼，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既是“合院”风格又含“苏联”元素，显然提示着汞矿与苏联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还游览了万山采矿工业遗产博物馆，以汞矿开发形成的原状为基础的时空隧道，高百余米悬崖处的摩崖石刻诗等，让人思旧之情油然而生。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朱砂古镇真实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并活灵活现地展示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渺小和伟大、瞬间和久远。耳濡目染间豁然

先人说：民以食为天。可见，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因为讲究吃，所以就有了全国“八大菜系”“十六帮派”之说。

上海也有“帮”，那就是“本帮菜”。说起本帮菜，不能不说百年老字号“德兴馆”。德兴馆创建于1883年（光绪九年），今年138岁。

历史上，德兴馆的厨师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100多年前，高档的海参在上海人面前并不受待见。经过德兴馆厨师的精心制作，最后变成了名扬上海滩的“虾籽大乌参”。

再说德兴馆的另一道特色名菜“糟钵头”，更是令人叫绝。这道菜的原料全是肚、肠、肺、尾等猪肉内脏，原本就是下等吃食，不登大雅之堂。德兴馆的一位厨师，利用传统的方法，剪除脏腥，用盐擦、用手捏、清水洗、用水煮，去除异味，再用辛香重料同煮解腥，然后小火焖烧过夜，待焖至酥烂后，已是浓香扑鼻。等到烧好的菜肴放入钵头，再加上传统的香糟卤作辅料，更是糟香浓郁，食之肥而不腻、鲜美无比。食客趋之若鹜，名菜“糟钵头”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浦东开发，如今的德兴馆已经落户在浦东昌里路上，服务对象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食客的口味变化了，对菜式的健康要求更高了，清淡、可口、入味、价格……他们都有了新的追求。

“百年老店”的名气可以给你吃一时，但是不可能给你吃一世。时代变了，老百姓的口味、观念变了，你的菜式一直不变，老百姓不来了。”如今的掌门人、有“黄浦工匠”美誉的经理张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认为在坚持守正的同时，德兴馆依然要不断创新，因为德兴馆的先人

也是一代代不断革新赢得食客青睐的。

但是菜式要变，不能是无根之源，有不少地方所谓“创新”采用的是“叠加法”：用这只菜加那只菜，变变造型，算新菜了。但张坚认为，每只菜，要研究用什么主料，配以什么辅料，还有用什么小料以及调料。辅料，要能够衬托得上主料；调料要与主料口味的设定融合起来。

于是，“仔藕门腔”应运而生。猪门腔不是什么稀罕货，以往较多的是作为冷菜。张坚借鉴湘菜做法，辣中带酸。曾经用过白醋，不行；再用泡椒，也不行；酸豆、酸萝卜……经过各种试验，还是仔藕最好。酸度够了，嫩度有了，咸度又不够，

再配上青红椒。这个青红椒不是“灯笼”椒，而是身材苗条的细小的青红椒。关键是门腔的加工非常重要，炒出来的吃口是又脆又嫩，酸中带辣，然后它的辣度又不能像湘菜那样不合上海人的口味。用仔藕与猪门腔搭档，配以红绿椒，炒出了一道辣中带酸，带有湘菜味的“本帮菜”。

再看那个“糟香肉”，五花肉一块块立得笔直，似乎有些“僵硬”；谁知咬上去酥软可口，入口即化。特别是那个“糟”，是专门到崇明酒厂精心寻访才得以解决。太酸了，像酒酿；过浓了，又像老白酒。这个“糟”，跟糯米搭配，味道适中，然后与五花肉一起上锅煮。看上去简单的一个菜，但是吃口好，糟香浓。

“狮子头”是上海人太平常的一道菜，而张坚创新的那个“石锅葱烤狮子头”，居然用葱烤大排的思路，开创出用鸡毛菜和葱香打底，衬上滚圆、味浓的红烧狮子头。鸡毛菜清淡可以解油腻，小香葱清香可以调口味；加上价格亲民，一经推出，就好评如潮。

感悟：旅游的乐趣和“一定的意义”不就在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了一种让人久违的感动吗？此刻，我似乎明白了周董的“初心”了。

那晚饭后，周董主动约我再叙。入座甫毕他便开门见山地问我古镇一游有何收获。我说：“感触良多感悟很深，明白了这个项目让您‘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的原因了。”我话音刚落，周董便不无动情地说：“是啊！因为了解万山，了解朱砂古镇，我对此有一种魂牵梦萦、挥之不去的情怀。汞矿人和汞矿子弟也有乡愁，他们的乡愁不是水映明月鸟鸣蛙

噪，不是春种一片绿秋收满地金，而是机器轰鸣、广播喇叭中红歌嘹亮、公共食堂的喧哗、八小时三班倒的作息等，朱砂古镇就是他们的乡愁家园。当年万山采矿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汞矿工人团结拼搏、艰苦创业的情怀，理应薪火相传。我要展现的就是数以万计的汞矿人‘身在万山胸怀世界，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周董的一番话让我肃然起敬。我不禁感慨，时下“怀旧如旧”流于普遍，古镇建设如“雨后春笋”，而在这之中都能多一点浓浓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 守正创新话工匠

秦来来



边看边聊



攀岩

布局自我，把握自己。将圆滑者与己远划。举事得当，举止得体。时遇“好”话，不好去听，不能听得上瘾，因为听了要坏事。

底气不足，又不补气，终不争气，令人垂头丧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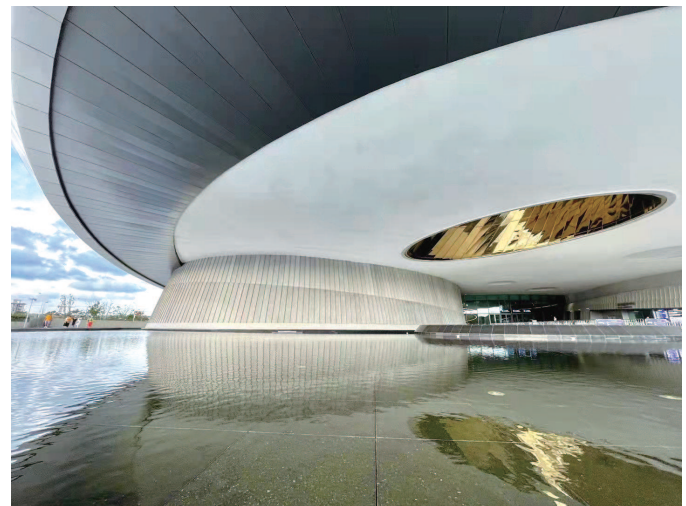
持怀正义与善良，任何没落的悲伤，用不着你来赔罪与陪葬。

自有乐趣，各有乐去；各有趣味，自有品位。

有时你内心的恐惧，不仅是身的孤独，而且是思与量的单薄——丰富自己的思想，检视自己的行为，点滴不止，聚积而广。

不能友善相待，怎能友好相处？

搭理世界，打理自我。时变常有事换，日变当有脑换，尤其在时长日久之际或未及跟踪、跟上时刻，不能尽想当然。



上海天文馆一瞥

（摄影）

沈丹锋

前几天儿子回来。餐间他说：“周五我向公司请了假，要去山里捡垃圾。”他的话，使我和他妈一头雾水。“什么意思？”我问。“我和朋友一起去山里攀岩，顺便把山崖下面的垃圾捡上来。”“山崖攀岩危险！”他妈着急了。

儿子攀岩好几年了。起初，他攀室内的，从最容易的5.4开始，逐渐攀到5.12。难度系数最高的是5.14，属奥运级别。

儿子经常爬得不是手指别筋，就是膝盖撞破。他妈看了心疼，他本人却不以为然，隔

三差五往攀岩馆跑。近几个月，他更似魔法上身不可收拾，开始攀室外真正的山岩。认识的攀岩朋友也多了起来，常常三五成群地今天攀这山，明天攀那山。

我对他的安全问题曾多次问及，他总胸有成竹地说：“老爸，不用担心！我300美元买来的专业攀岩绳，可承受冲击力20千牛（KN）！”我知道，他在攀岩装备上，花费不菲。

攀岩是一项需体力和毅力兼备的运动。它考验攀岩者的体能、

耐力、平衡力、敏捷度以及心理控制能力。据记载，最早攀岩的是中国人。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古画，画中有人在攀岩。美洲的印第安人，十二世纪开始攀岩。十九世纪80年代，欧洲人首次将攀岩从登山运动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项目。

攀岩能把人练得“能上能下”。即使是其他运动，只要年轻人想做的，我也没有不支持的理。

好攀岩的儿子，似乎有点“飞檐走壁”的功夫。自愿下到山崖底

### 山谷侠客

圣刚

### 秋去冬来

陈连官

秋未尽，秋天酝酿着最后的韵致，一个冬天就要来临。

北方的友人用诗文直抒冬天的冷酷：花已凋零，花已落尽。南方的冬天还在路上，即便立冬，秋天还有着不舍的离去，落叶怀恋着枝头。

落尽的枯萎的，是将秋韵深藏在林叶花草之间。小河波澜不惊地在秋阳下泛着涟漪，岸边的芦花用飞白告诉我们，一年又将过去了。一年的四季完美地呈现，风风雨雨里，我们走过；坎坎坷坷里，我们经历。哭着，是因为我们的不舍；笑着，是因为我们的送别。

秋尽时，总是挽留着人世间的无尽凄美，残荷，顽强地保留着让人感慨的姿态；芳草，承载着落叶的肆意纷飞；候鸟，栖息于碧波之上的桩头，隐没于南方的天地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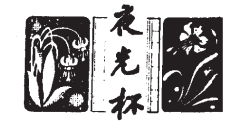
生活美好，每个人用各自的方式尽情演绎。一壶酒的温热，一壶茶的沏泡，留给了自己，也敬了人世。遗憾，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变少，直至不留。

一个冬天要来了，我们准备了棉被，也贮备了精气。这一年，即便是苦苦恼恼的，我们也走了过来。在这一个冬天，我们作些无愧的注脚。

### 七夕会

部，在那里收集肮脏不堪的塑料瓶、易拉罐等，并把那些脏东西背上崖来，需要怎样的心理素质？

原来前不久，儿子偶然看到一个公益网站的倡议：到亚特兰大附近的国家公园清理垃圾，他们需要普通志愿者外，还需要会攀岩并能下行峭壁二三十米的志愿者。儿子觉得这样的活动有意义，便发动他的攀岩朋友一起报了名。儿子的解释，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鼓励说：“你越来越有侠客风度了！”



### 健康